

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

管子选译

国家教委古籍整理

「七·五」规划重点项目

明君对法非常慎重，绝不为亲故权贵改变法律，他手下的官吏绝不敢破坏法令，百姓也不敢用行贿的手段来逃避法律的制裁。

《七臣七主篇》认为法是治国的急务，它的作用在于明确人民的权利义务，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，即：“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，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，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。”

《管子》书还认为法律使治理国家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，使国家有自己的权威，使人民认识一致，步调整齐，使上面的行政措施能够有效地贯彻下来。不然的话，“虽有广地众民，犹不能以为治也。”（《法禁篇》）

《管子》还有许多篇章，如《重令》、《八观》、《权修》、《禁藏》等，都论述了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、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，请读者参看本书的选文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以下我们再对《管子》富民的论述略作介绍。

《治国篇》说明了治国必先富民的理由，文中说：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，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，凌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”在其

他不少的篇章中，都涉及到富民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富民？归纳起来，大致有三点：一是民贫则无法制止他们逃亡，二是民贫则教育不能顺利实施，三是民贫则法令难于贯彻，这三者又是互相影响的。导致民贫的原因，《管子》认为有以下诸端：一是农业生产不发达，二是赋敛过重，三是习俗奢侈，四是没有处理好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，五是财货的外流。找到了原因，就要寻找救治的方法，《管子》提出的富民之道，主要是提倡节俭和发展农业，前者重在“节流”，后者重在“开源”。

《管子》主张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的开支两方面都应实行节约，务期使物力的消耗和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，决不能有无谓的浮靡浪费。《八观篇》说：“国侈则用费，用费则民贫，民贫则奸智生，奸智生则邪巧作。故奸邪之所生，生于匮不足；匮不足之所生，生于侈。”《五辅篇》说：“实圯虚，垦田畴，修墙屋，则国家富；节饮食，撙衣服，则财用足。……明主之务，在于强本事（按：指农业），去无用，然后民可使富。”节约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它在于有充足的经费推行政教上的措施，并为使国家达到称霸称王的远大目标作准备。正如《重令篇》所说：“国虽富，不侈泰，不纵欲……必为天下政理，此正天下之本，而霸王之主

也。”

至于重农政策，则是《管子》富民的基本国策。《管子》认为一国的贫富，全以农业生产发展的程度为标准，农产品是国家的主要财富，离开农业，人民的生计也无从谈起。所以《五辅篇》说：“善为政者，田畴垦而国邑实。……不善为政者，田畴荒而国邑虚。”又说：“辟田畴，修树艺，劝士民，勉稼穡……此谓厚其生。”

《管子》认为，农业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无弊，经常可靠的生产事业。《重令篇》说：“何谓民之经产？畜长树艺，务时殖谷，力农垦草，禁止末事（按：末事主要指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）者，民之经产也。……民不务经产则仓廩空虚，财用不足。”

《管子》提出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有以下四项：一是经营山林川泽，二是兴修水利，三是大兴蚕业和其他副业，四是奖励发展畜牧业。在《立政篇》中，对以上诸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。

和“富民”紧相连接的是“教民”。《管子》非常重视“富而后教”的问题，《牧民篇》中所说的：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，成为千载流传的著名格言。教育的内容是礼义廉耻，即所谓四维。”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

乃灭亡。”（同上）教化推行，人民的思想修养提高，作坏事的人自然减少，社会趋于稳定，国家的政令也就易于推行了。

以上所介绍的，只不过是《管子》中治国理论的一部分。从现在的科学分支看，《管子》的内容涉及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军事学、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许多学科领域，是个很丰富的文化宝藏，值得我们认真钻研、领会。

《管子》一书，经历年代久远，文字的脱误错乱很多，从来号称难读。旧有唐人尹知章的注（一说是房玄龄所作），浅陋穿凿，价值不大。明人刘绩作《管子补注》，“简明贯穿，多所发明”。清人戴望又有《管子校正》，收集了清代许多学者校释《管子》的见解，帮助读者解决了许多阅读上的困难。当代则有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许维遹等撰著的《管子集校》，搜罗各家校释文字最为完备，是我们研治管子必不可少的参考书。

我们这本选译，以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浙江书局据明吴郡赵氏（赵用贤）本校刻的本子作为底本，节选《小匡篇》以表现管仲的事功，其他则主要选入明法、治国、治军、理财的篇章，以帮助读者了解《管子》富国强兵学说的梗概。所有校改的文字，主要参考《管子集校》，注文对诸家说法。

以刑罚<sup>①</sup>。故百姓皆悦为善，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。

地之生财有时<sup>②</sup>，民之用力有倦<sup>③</sup>，而人君之欲无穷。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，而度量不生于其间<sup>④</sup>，则上下相疾也<sup>⑤</sup>。是以臣有杀其君、子有杀其父者矣。故取于民有度，用之有止<sup>⑥</sup>，国虽小必安；取于民无度，用之不止，国虽大必危。

地之不辟者，非吾地也；民之不牧者，非吾民也。凡牧民者，以其所积者食之<sup>⑦</sup>，不可不审也。其积多者其食多，其积寡者其食寡，无积者不食。或有积而不食者，则民离上；有积多而食寡者，则民不力；有积寡而食多者，则民多诈；有无积而徒食者<sup>⑧</sup>，则民偷幸<sup>⑨</sup>。故离上、不力、多诈、偷幸，举事不成，应敌不用<sup>⑩</sup>。故曰，察能授官，班禄赐

①振：同“震”，震慑。 ②有时：指受四时季令的限制。 ③倦：疲倦。 ④其间：指“地生财有时”、“民用力有倦”和“人君之欲无穷”二者之间。 ⑤疾：憎视。 ⑥止：节制。 ⑦积：通“绩”，功绩，劳绩。食(sì四)：拿东西给人吃，此指给予俸禄、赏赐。 ⑧徒食：指白白得到报酬。 ⑨偷幸：苟且侥幸。 ⑩应：对。不用：不用力。

有家不治，奚待于乡？有乡不治，奚待于国？有国不治，奚待于天下？天下者，国之本也<sup>①</sup>；国者，乡之本也；乡者，家之本也；家者，人之本也；人者，身之本也；身者，治之本也。故上不好本事<sup>②</sup>，则末产不禁；末产不禁，则民缓于时事<sup>③</sup>，而轻地利；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，仓廩之实，不可得也。

商贾在朝<sup>④</sup>，则货财上流<sup>⑤</sup>；妇人言事<sup>⑥</sup>，则赏罚不信；男女无别，则民无廉耻。货财上流，赏罚不信，民无廉耻，而求百姓之安难<sup>⑦</sup>，兵士之死节<sup>⑧</sup>，不可得也。朝廷不肃<sup>⑨</sup>，贵贱不明，长幼不分，度量不审，衣服无等<sup>⑩</sup>，上下凌节<sup>⑪</sup>，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<sup>⑫</sup>，不

---

①国之本也：以国（诸侯国）作为根本。之：是。以下至“治之本也”六句中的“之”字，用法同。②本事：农业，对“末产”（工商）而言。③时事：指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四时中的农事。④商贾（gǔ古）：商人。⑤货财上流：指行贿受贿。⑥妇人言事：“人言”原作“言人”，据文义改。妇人：指君主身边得宠的女人。

⑦安难（nǎn）：即安于难，不怕患难。⑧死节：坚守节操而死，这里指为国牺牲。⑨肃：严肃，整肃。⑩衣服无等：服制不分等级。⑪凌节：指超越应守的规范。

⑫尊主政令：尊重君主的政令。



可得也。上好诈谋间欺<sup>①</sup>，臣下赋敛竟得<sup>②</sup>，使民偷一<sup>③</sup>，则百姓疾怨，而求下之亲上，不可得也。有地不务本事，君国不能一民<sup>④</sup>，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<sup>⑤</sup>，不可得也。上恃龟筮<sup>⑥</sup>，好用巫医<sup>⑦</sup>，则鬼神骤崇<sup>⑧</sup>。故功之不立，名之不章<sup>⑨</sup>，为之患者三<sup>⑩</sup>；有独王者，有贫贱者有，日不足者<sup>⑪</sup>。

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<sup>⑫</sup>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一树一获者，谷也；一树十获者，木也；一树百获者，人也。我苟种之<sup>⑬</sup>，如神用之；举事如神，唯王之门<sup>⑭</sup>。

凡牧民者，使士无邪行<sup>⑮</sup>，女无淫事。士

①间欺：欺诳。 ②竟得：争相求取。 ③偷一：疑当作“偷幸”，即苟求一时的侥幸，不顾长远利益。 ④君国：治国。君，君临，统治，名词作动词用。一民：使百姓行动一致。 ⑤宗庙社稷：代指国家。宗庙：国君祭祀祖先之处。 ⑥龟筮（shì誓）：用龟甲和蓍（shì诗）草占卜吉凶。这里泛指占卜。 ⑦巫医：用巫术治病的人。 ⑧骤：屡次，经常。崇（suì碎）：作怪。 ⑨章：同“彰”，显著。 ⑩独王：当作“独任”，固执个人见解，不信任别人。 ⑪日不足：时间不够用。足：够。 ⑫树：种植，培养。 ⑬苟：如果。 ⑭唯王之门：指称王天下的必由之路。 ⑮士：指男子。

不免于贼臣矣<sup>①</sup>。故夫爵服贱，禄赏轻，民间其治，贼臣首难<sup>②</sup>，此谓败国之教也。

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，军队不能没有主帅；土地辽阔，不能没有管理田野的官吏；人民众多，官府不能没有常规常法；掌握着人民的命运，朝廷里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、法令。

地大而国家贫穷，是由于荒野没有开垦；人民众多而兵力反弱，是由于人民没有进取的目标。那些妨害农业的工商业如不禁止，田野就不能开垦；赏罚不能兑现，人民就感到没有进取的目标。田野不能开垦，人民没有进取心，对外不能抗御敌人，对内不能坚守本土。所以说，空有万辆兵车大国的虚名，却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，要想君主的权力不被削弱，是不可能的。

土地已经开垦而国家仍然贫穷，那是由于把君主的舟车装饰华美，楼台亭阁修得太多；赏罚严明反而兵力薄弱，那是因为随意动用民力，使百姓感到疲劳。舟车过分华丽，楼台修得太多，赋税必然繁重；轻易用兵，过分役使百姓，就会耗尽民力。

①贼臣：指篡夺政权之臣。 ②首难：带头作乱。

赋税繁重，下民就会怨恨君上；耗尽民力，政令就不能推行了。下民怨恨君上，政令不能推行，要想敌国不打自己的主意，那是办不到的。

要想治理好天下，必须慎重地使用本国力量；要想治理好国家，必须爱惜自己的百姓；要想治理好百姓，必须爱惜民力，不要把民力用尽。没有办法养活百姓，百姓就会外逃而无法制止；没有办法管理百姓，百姓即使留下来也不会听从支配。别国的百姓前来投奔而留下不走，是因为能很好养活他们；百姓众多而能一致服从政令，是因为能很好管理他们。

君主看到好人好事，要用行动来证明他的喜爱；看到坏人坏事，要用行动来表示他的厌恶。对于看到的，能做到赏罚分明，即使有看不到的地方，难道谁还敢做坏事吗？要是看到好人好事不用奖赏来鼓励，看到坏人坏事不用惩罚来反对，对见到的好人坏人尚且不能作到奖惩分明，要想没有见到的人们都能听从教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君主如能给以厚爱厚利，就可以亲近人民；如能明确是非界限和礼节，就可教化人民。君上亲身执行礼法去带动人民，申明法度去管理人民，设置乡师去教导人民，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，用奖赏加以劝勉，用刑罚加以震慑。这样，百姓都会乐于

做好事，暴乱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了。

土地出产财物受四时季节的限制，人民使用气力有疲倦的时候，而君主的欲望却是无穷无尽。以有限的财力和民力，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，在二者之间又缺乏一定的制度加以调节，君主和百姓就会互相憎视。因而就有臣杀君、子杀父的现象产生。所以说，对人民的索取有适当节制，花费有一定限度，国家虽然小也必然安定；相反，对人民索取没有节制，花费没有限度，国家虽大也会发生危机。

土地没有开垦出来，不能算是自己的土地；百姓没有管理好，不能算是自己的百姓。凡是统治人民的君主，对于按照功劳大小给予俸禄赏赐的问题，不能不审慎对待。功多的应该俸禄赏赐多，功少的应该俸禄赏赐少，没有功劳的就不应给予俸禄赏赐。如果有功劳而没有俸禄赏赐，人们就会与君主离心离德；如果功劳多而俸禄赏赐少，人们就不会卖力；如果功劳少而俸禄赏赐多，人们就会谎报成绩；如果没有功劳而自享俸禄赏赐，人们就会产生侥幸心理。如果存在离心离德、不卖力、弄虚作假、希图侥幸等情况，办事就不能成功，临战对敌也不肯用力。所以，考察才能而授以适当的官职，按照功劳大小给以应得的俸禄赏赐，这是用人的关键。

农田和市场争夺劳动力，私家和国家府库争夺财物，货币和粮食争夺地位，地方和朝廷互争权限。农田没有杂草，是因为把农业放在首位；府库里没有聚集财货，是因为把财富藏在了民间；市场上店铺和货摊稀少，是因为农民家里有够用的东西；朝廷不经常召集百官议事，是因为地方政权分别作好了治理工作。所以说，田地里没有丛生的杂草，府库没有蓄积财货，市场摊位寥寥，朝廷的官员不经常议事，表明国家的治理已达到最高水准。

人们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，所以人民的思想感是可以掌握的。观察他喜欢什么和讨厌什么，就可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；观察他交往的是些什么人，就能确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如果能掌握这两点，就可以量才授官了。

保卫国土要靠城堡，守护城堡要靠武器，使用武器要靠人，人们防守要靠粮食，所以土地没有开垦，城堡就不能固守。自身不能管好，怎么可能管好别人？别人管不好，怎么可能管好一家？一家管不好，怎么可能管好一乡？一乡管不好，怎么可能管好一国？一国管不好，怎么可能管好天下？天下以国作为根本，国以乡作为根本，乡以家作为根本，家以每个人作为根本，人以自身作为根本，以身作则是管好政事的根本。所以，国君不重视农

面都合乎义的要求，那么作君主的就公正而不偏心，作臣子的就忠诚老实而不拉帮结派，作父亲的就慈爱地进行教育，作儿子的就严肃地实践孝道，作兄长的宽厚地实行教诲，作弟弟的顺从地表示尊敬，作文夫的忠诚而专一，作妻子的以守贞于夫自行勉励。能作到这些，就会下不背离上，臣不杀君，身分卑贱的不超过尊贵的，年幼的不欺侮年长的，疏远的人不离间亲近的人，新来的人不离间旧有的人，小的不凌驾在大的之上，放荡的人不会有破坏正义的机会。上述八个方面，就是礼的规范啊！一个人一定要懂得礼才会恭敬，恭敬然后才会谦让，谦让然后才能作到少长贵贱各守本分而不相逾越，少长贵贱不相逾越，就不会发生祸乱。所以说，礼是不能不谨慎地遵守的。

百姓懂得礼了，但还不懂得法，就要颁布政令以安排人力。安排人力有五方面应做的事。五方面应做的事是什么？它们是：君主根据臣子的才能安排他们的官职，大夫任用官员治理好自己的政事，官长分工治事忠于职守，士人们修身而钻研技艺，庶人积极从事农耕种植。君主量材录用，政事就不致烦杂混乱；大夫任用下属作好自己担负的工作，措施就能及时不误；官长忠于职守，行动就会协调一致；士人们修身并钻研技艺，贤才就会被发现；

表错误言论，制造不切实用的器具，上讨好君主而下迷惑百姓，动用国内人力物力去妨害百姓正常生产的，他就犯了死罪和流放之罪。所以说，凡是君主之所以在国内失去民心，在国外失去诸侯的支持，兵败而土地被削减，名声卑下而国力受损，国家灭亡，自身难保，要不是沉迷于邪恶之中，那是不会如此的。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回答是：淫乱的声音悦耳，淫乱的观赏悦目，耳目喜欢的会使心里高兴，心里喜欢这些东西就会伤害百姓，百姓受到伤害而君主不发生危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充实空旷的地方，开垦土地，修缮墙屋，国家就会富裕；节衣缩食，财政用费就会充足；选用贤臣，注重功劳，广施德惠，贤才就会得到进用；驱逐坏人，盘查奸诈，排除说坏话的人，奸人就会停止活动；预防饥荒，援救灾害，赈济困难的人，国家就会安定。英明的君王所要从事的，在于加强农业，去掉不切实用的器物，然后可以使百姓富起来；选拔贤人，任用有能力的人，百姓就会得到治理；减轻税收，不要苛求百姓，用忠爱对待他们，就会获得百姓的拥戴。这三点就是称霸称王所要做的事情。作事有个根本，而仁义就是其中的关键。

现在工匠们的技艺已经很精巧了，而百姓仍感到需要的东西不能满足，因为君主喜欢玩赏的器

物；农民已经很辛苦了，而天下仍有饿肚子的人，因为君主喜欢珍奇的宝物；女工们已经很灵巧了，而天下仍然有挨冻的人，因为君主喜欢花纹艳丽的服装。所以，应把宽带子划破，把大衣袖裁开，把繁杂的花纹染成素色，把刻镂的图案削掉，把雕琢的金玉磨平，关口只盘查而不收税，市场只安排房屋而不征营业税。古代高明的工匠不耗费他们的聪明才智去制造玩赏的器物。所以，不切实用的东西，守法的人着是不去生产的。



## 八 观

本文是一篇对于国家进行政治、经济综合考察评估的提纲。“八观”，就是从八个方面考察国家盛衰的原因。八个方面分别是：饥饱、贫富、侈俭、实虚、治乱、强弱、兴废、存亡。文章前部分是考察国内情况，末尾部分是考察对外关系。而其着力探讨的要点，仍在于如何走上富国强兵之路。

① 大城不可以不完①，郭周不可以外通②，里域不可以横通③，闾闾不可以毋阖④，官

①大城：指内城，完：坚固。 ②郭周：指外城城周。  
③里域：指里墙，古代五象为邻，五邻为里，里与里间有界墙。横：不由正道。 ④闾（lǘ）闾（hàn汗）：里门。毋：不。阖：关闭。